

一场猫和鱼的盛宴

肖 遥

和芊芊的友情是我搬来东郊的一大收获。多年前我们在美院读书的时候，她在楼上的班学设计，我在楼下的国画班，她们下课了会下楼来我们班转一转、看一看、聊一聊。

有了微信以后，美院同学群里我俩联系上，那个年代的朋友圈很活跃，我能经常能看到她的状态：去书院门了，在城墙下拍照，有个画画的工作室……我当时在城墙根上班，主业与艺术无关，我很羡慕她还在坚持画画，于是经常给她点赞，看她拍的照片，应该距离我不远，我也想约她聊天晒太阳，一看时间该接娃了，城市太大，困于母职的我们，甚至还都在做着几份工作，连见面都是奢侈。

我们的孩子相继考上大学，我也退了陪读房，搬到了郊野，看她朋友圈发的她家附近的风景，是我喜欢的杂树闲花，不似城里那种剪得齐齐整整的公园风貌，联系上以后发现我们直线距离真的很近。我去了她画室，画室在一楼，客厅的落地窗外就是绿植，宽大的楼间距使得阳光很充沛。进了房间，眼睛简直不够用，从墙壁到天花板，都是芊芊自己画的，天花板是蓝天白云，墙壁是花花草草，处理得童趣又文艺。

跟芊芊聊天很有意思，就像跟另外一个自己聊天，我在想，也许我在某个生活的十字路口，转过去一直走，就成了现在的她。这可能是年龄带来的一个好处，时光会带你揭晓很多命运的答案，我们聊到了很多老同学，小梨受了情伤，轻生过几次，住了段时间精神病院，现在生了两个娃，早就不画画了；雁雁当了空姐，坚持单身，平时周游、徒步、摄影；她的前男友大水办了画展，引发了我俩的八卦，“他的画卖了不少吧？发财了吧？”“是发财了，但不是因为卖画，是因为他们村拆迁……”

年纪带来的另一个好处是，学会欣赏那种充满生命力和冲击力的事物了，比如运动会上健美的身姿，比如色彩非常饱和的儿童画，芊芊画室墙上挂了很多学生们的画，有一种欣欣向荣花团锦簇的热情。我被一张画吸引，这幅画画了个黑猫围着白餐巾在吃鱼，画画的孩子把自己能想出来的图案和花色都给这条鱼画到身上了，这条穿着花衣服、等着被吃的鱼，就像要参加奢华的舞会。而吃鱼的猫，则一脸肃穆，衣着郑重，在准备吃这条五彩斑斓的鱼。在这幅画里，世界倒过来了，所谓的世界观也倒过来了：被吃的鱼身段活泼表情狡黠，随时能鲤鱼打挺跳出来，而猫也不再狡诈贪婪，它像个忠心耿耿的仆人，准备和鱼共同赶赴一场盛宴。这张小小画作的黑色幽默在于，猫和鱼的共同盛宴的地点在于猫肚子里，对此，鱼也不绝望，猫也不轻狂，猫郑重肃穆地准备开始这个流程，鱼欢天喜地准备挑战这个过程。除了在孩子的画里，你在哪里也看不到这种和所谓正常世界迥然相异的、怪诞又欢喜，魔幻又神秘的氛围。

也只有最天真无邪的孩子，因为对世界的功利懵然无知，才能画出这种氛围感，他们才不关注强弱、利害，他们还没有被世界规训和污染，他们只有自己认为的美感，这种美感独一无二、叹为观止。比如还有一张画，是一个花瓶里

插了几枝花，而这个花瓶上，赫然画了只瓢虫，瓢虫画得很大，几乎要从花瓶上溢出来，巨大的瓢虫和缤纷的花朵形成一种审美上落差和对比，但因为它们都很醒目，都很鲜艳，相映成趣一点也不违和。我惊讶于这些画独特的视觉冲击力，孩子们没有分别心，没有被寻常的审美所禁锢，他们不会厚此薄彼，才会充满热情地描绘一只瓢虫，把一只即将被吃的鱼画得生机勃勃，类似这样的画俯仰皆是，我就像走进一个色彩的漩涡，一个变形的乐园。

芊芊还给我看了一组她学生的绘本作品，这是她给他们上的绘本课，先引导每个孩子讲述一个故事，再把故事画成画，每节课画一副画，有个孩子画的《人鱼公主和她的姐姐们的故事》公主们的游戏和友谊，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也画过类似的题材，至今我的那副海底王宫的画还历历在目，如果当时有芊芊这样的老师来引导，我的人鱼公主也可以成为一个系列故事了。我最喜欢的是一本《我和开心果的快乐生活》绘本，画的是小朋友和她家小狗狗果果的故事，每一幅的画面完成度都非常高，活泼可爱的小狗狗神情生动、呼之欲出，试想如果用视频或照片来表达，肯定不如画面凝练有神采。孩子们有种本领，能够发掘到生活中最本真的快乐，这快乐也会影响到看他们作品的人。

在这个绘画教室，芊芊的一大乐趣就是跟学生聊天，记得有个幼儿园年龄段的学生问她，老师你结婚了吗？她反问这个孩子：“你说我结婚了没？我儿子都那么大了……”小朋友又问：“那你怎么把他生出来的呢？”她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几个孩子就七嘴八舌的议论：“老师是从眼睛里生出来的。”可能是孩子们看到老师的眼睛亮亮的像镜子一样，里面还有小人儿，寻思着那人一定是从眼睛生出来的，眼睛还能流眼泪，人应该是包裹在眼泪里流下来的……于是一个孩子画了张画，眼泪像石头一样大块大块地从眼睛里流下来，每一颗泪水里都有一个小人儿。让人想起《西游记》里的从石头里生出来的石猴，想起《红楼梦》里的绛珠仙子还泪的故事。这些名著之所以那么动人，是因为其精神核心其实很本真很纯粹，犹如童话一般，就像这满屋子孩子的神来之笔，充满了生命最初的热诚，有着旺盛的创造力和想象力，我很羡慕芊芊的工作——能够与这么多可爱的孩子相处，做自己喜欢的人，和自己喜欢的人打交道。

想起戴安娜·阿西尔的书《暮色将近》里说了个故事：“我有个侄女，工作是修补油画。49岁的时候，有一次晚餐，她正好坐在一个外科医生身边，不经意地提起如果她能重新活过，她会选择学医。医生说，她还有时间，他们医院收五十岁以下的学员学习接生，她一回家就报了名。如今，她已经带领团队接生过六个孩子了。她说有时也会问自己：‘我这是在干什么啊？’她依然无法想象在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事情，比帮助、见证生命的开端更令人兴奋和战栗。她总是不得不走出产房，掩饰自己想哭的冲动。她是个相当能克制自己微妙情绪的人，看到她的脸因为谈及迎接新生命的降临而闪亮，我觉得非常嫉妒。”作者认为，她的侄女能走出熟悉舒适的生活环境，走入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，她的勇气和行动让她获得了无可估量的价值。

我与作者同感。眼下的我也被这些作品震撼，它们有着旺盛的创造力和想象力，充满了生命最初的热诚。走出画室，阳光下的风信子开得烂漫，我蹲下身，好好观察一朵春天的花，心里很羡慕芊芊，能够走近一个个小小的人儿，与这些充满活力的、散发着灵性光芒的小灵魂对话，被他们感动、启发，就像走进一个春天的童话。



吻 张永生 摄

水稻之美

谢光明

七月，阳光灿烂，徽州大地翠流汹涌。

白云是一艘慢船，缓缓送我到婺源溪头镇的一个小山村。小山村几户人家，住在高山半山，上上下下都是梯田，芬的家就在这里。芬带我行走在开满黄花的小路，移步濡润的田埂，使我对土地天生的热爱情愫瞬间迸发。原来，每个人的心里，都有个像婺源山村一样的故乡。

从芬家的门口放眼望，蓝天下，山峦跌宕起伏，犹如茫茫绿海碧波荡漾。三五村庄掩映在古木竹林深处，白墙黛瓦影影绰绰，似片片白帆静栖港湾。乡村公路是村庄的涟漪，灵动跳脱，延伸着鸟鸣啁啾。山谷村镇烟火集聚，熙熙攘攘。两座大山梯田层叠，对面鸡犬之声相闻，飞鸟白云畅通无阻，人员往来却要上上下下绕来绕去，十分不便。这就是徽州，故当地人说：“前世不修，生在徽州。”可是换个角度，家在大山，远离喧嚣，清新脱俗，又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精神家园，宁静且充满诗意，所以又有外人“无梦到徽州”的深深遗憾。

芬家门前院后良田环绕，水稻蒔下月余，已经站稳脚跟，开始分蘖，拔节，孕育稻花，一派勃勃生机。参差中平坦，梯田水光明亮，倒影悠悠白云，巍巍青山。数不清的水稻滴着翠绿，一行行一列列，整齐，匀称，有序，就像是在准备什么盛大节日的庆典活动。芬说，机器上不来，这些整齐的秧苗都是人工一根根插的，完全古法操作。稻田是有生命的，泥土是田的肌肤，水是田的血液。蛙鸣声是稻田动人的音乐。芬家高山稻田里的水，是从山涧里引来的源头水，清凌洁净，毫无杂质，这是高山稻谷质优的根本。

我站在田埂上，被这些整齐一律的秧苗所吸引。农民是土地里的艺术家，90后的芬大学毕业，青春貌美，原本可以在城里找一份工作，可她宁愿回来继承祖辈的土地艺术，辛苦并快乐地做个年轻的农民，心甘情愿。她让一棵棵秧苗，规规矩矩站在各自的位置上，不偏不倚。一坵田，就是她精心书写描绘的一幅中国传统字画，水稻之间的距离和连贯，呼应和独立，与汉字的匀称，秩序之美异曲同工。芬和她的家人，在蒔田时，必是成竹在胸，以情感运笔，自然流畅，尽显汉字之美韵，挥洒表达水稻与良田的形线艺术。

夕阳西下，山坡上一坵坵梯田，染成了金色的湖，尊贵而炫目。哦，这是一副富丽堂皇的绫锦，以水稻书写的小楷，端端正正，井然有序。芬站在田埂上，轻柔的晚风吹动着她的秀发，夕阳将她的发一并染成了金黄。芬用她的执着书写稻田之美，风和夕阳则描绘芬的美丽。

